

魯濱孫飄流續記

上·下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十 編

冒 險 小 說

魯 濱 孫 飄 流 記

上 卷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魯濱孫飄流記）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英國達孚	閩縣林紓	長樂曾宗鞏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	------	-------	-------	---------	-------	--------------	--------------	---------	------------	------------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尺牘六百餘通。分十八類。都八百餘頁。其特色有六。(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二)詞意淺顯。明切。解釋甚易。(三)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

新 通 俗 新 尺 牘 八角

民常識。(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五)每有一題。散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應用。(六)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各加符號。以便檢查。後附各種需要之件。尤便翻閱。

本編依據民國法令彙輯成式。凡呈分十類。咨九類。公函九類。令十二類。布告五類。批四類。每類加以說明。所有文牘構成之大要。詞句異同之要點。標舉明晰。淺顯易知。此外如國際交涉。

新 出 中華 民國 公文書程式舉例 一元

商民習用各項文書。以及公司註冊等項文牘。附錄於後。凡政界學界商界手此一編。遇辦理文牘。以及一切體裁。均有模範。

增黃尺牘句解	四冊	一角六分
增註寫信必讀	四冊	一角六分
商業文件舉隅	一冊	三角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冊	三角二分
曾文正公家書	八冊	三角二分
錢牧齋尺牘	二冊	有連史紙七角 有光紙五角
歸震川書牘	二冊	四角
文信國書牘	三冊	四角
呂東萊書牘	二冊	三角五分
陳龍川書牘	二冊	四角
陸渭南書牘	二冊	三角
黃山谷書牘	二冊	三角五分
司馬溫公書牘	二冊	三角
范文正公書牘	二冊	三角
歷代名人小簡	正編 二冊 續編 各二冊	二角
歷代名人書札	正編 二冊 續編 四冊	四角

吾國聖人以中庸立人之極。於是訓者以中爲不偏。以庸爲不易。不偏云者。凡過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猶巧避皆易也。據義而爭。當義而發。抱義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屬屬。自恤其命。無所可否。日對妻子娛樂。處人未嘗有過。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英國魯濱孫者。惟不爲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單舸猝出。侮狎風濤。瀕絕地而處。獨行獨坐。兼羲軒巢燧諸氏之所爲而爲之。獨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蓋亙古所不經見者也。然其父之詔之也。則固願其爲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而魯濱孫顧乃大悖其旨。而成此奇詭之事業。因之天下探險之夫。幾以性命與鯨鯢狎。則皆魯濱孫有以啟之耳。然吾觀魯濱孫氏之宗旨。初亦無他。特好爲浪遊。迨從死中得生。島居蕭寥。與人境隔。乃稍稍入宗教思想。忽大悟天意有屬。因之歷歷作學人語。然魯濱孫氏初非有學。亦閱歷所得。稍近於學者也。余讀之。益悟制寂與禦窮之道矣。制寂以心。禦窮以力。人初以身犯寂。必焦蹶惱恐。淒然無所投附。非寂

之能生此狀也。後望無冀。前望無助。長日悸動。患與死瀕。若囚之初待決然者。顧死囚知決日之必至。則轉坦易。而澤其容。正以無冀無助。內寧其心。安死而心轉得此須斯之宅。氣機發充。故容澤耳。魯濱孫之困於死岸。初亦勞擾不可終日。既知助窮援絕。極其勞擾。亦無成功。乃斂其畏死之心。附麗於宗教。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須知生人之心。有所寄則浸忘其憂。魯濱孫日寓心於鋤鋤斧斤之間。夜復寓心於宗教。節節磨治。久且便帖。故發言多平恕。此詎有學問匡迪。使之平恕耶。嚴寂之中。無可自慰。遂擇其不如我者。以自尊其我。天下人人無不有好高之心。抑人以自高。則高者慰矣。自外聞之。似喜其能降抑。以爲平恕。實則非平恕也。無聊反本之言也。迨二十七年後。魯濱孫歸英。散財發粟。賙贍親故。未嘗靳惜。部署家政。動合天理。較其父當日命彼爲中庸者。若大進焉。蓋其父之言。望子之保有其產。猶吾國宦途之祕訣。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者也。魯濱孫功既成矣。又所閱所歷。極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處於不堪之遇中。故每事稱情而施。則真得其

中與庸矣。至書中多宗教家言。似譯者亦稍稍輸心於彼教。然實非是。譯書非著書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見。乘虛逐微。靡所不可。若譯書則述其已成之事跡焉。能參以己見。彼書有宗教言。吾既譯之。又胡能諱避而剗鉏之。故一一如其所言。而吾友曾幼固宗輦。亦以爲然。幼固自少學水師業。習海事故。海行甚悉。且云探險之書。此爲第一。各家敘跋無數。實爲歐人家絃戶誦之書。哲學家尤動必引據之者也。尙有續篇二卷。擬春初譯之。今先書其緣起於此。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京師望瀛樓



魯濱孫飄流記卷上

英國達孚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輦

魯濱孫曰。余生於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約克城中。一積善之家。余雖非土著。然吾父以布利門人。久客於此。遂成寓公。先自赫爾流寓。乃及約克。先世廣有資產。均得自貿遷。既稍稍擁資。乃舍業弗治。卜宅城中。卽於是中娶吾母。吾母族氏曰魯濱孫。魯濱孫者。聞家也。余初名魯濱孫柯洛尼爾。以英文譯之。於音均莫叶。乃呼余曰柯洛蘇。聲稱既稔。凡識余者。均名余曰柯洛蘇。尙有二兄。一爲兵官。屯於佛蘭地山跌之下。其兵爲名將洛哈德所統。洛哈德與西班牙戰於丹克爾。吾兄陣殞。第二兄他出。不知所終。以余揣余兄跡。兆所在。卽猶吾二親。後此之揣。吾亦莫能預決其成敗也。在行次推之。余在子姓爲叔氏。然余父從未嘗以賈業示余。余腦中所儲者。乃悉蕩子之思想。而吾父方謹。遂授吾以適時之學業。如家庭教育及國家之公學。余常肄

業焉。且令余業律。惟諸所業。無一足適吾意。意惟浮海。蓋余之左計。與家法恆牴牾。不相入。匪特反抗吾父之訓辭。卽吾母哀切之言。亦莫能納。雖至友密戚。亦咸不能中止余之行踪。一若賦性於天。非乘風破浪。不爲功。且抗志於艱險之途。以自磨勵。吾父者。智士亦正士也。曾授我以良計。而余竟不謂然。一日詔余入寢室垂訓。蓋吾父適病風癰。乃懇懇詔余曰。吾兒。汝宗旨安在。胡爲霍霍如是。設汝果好遊。則必遠離爾父及爾釣遊之地。不知此地固僻然。汝若弗行。則亦足使汝增長其學問。更助汝以先疇所積。則汝之功用。亦將無窮。幸能聽我者。汝一生衣食不愁缺矣。爾試思天下勇健之夫。本以死自勵。設更有酣美之境。處於其側。彼此相較。則就死樂耶。富貴樂耶。汝須知冒險快其壯遊。特好高務名之一事務。名之終局。非歷危犯險。亦必無成功。縱使成功。亦屬分外之獲。不能引爲常軌。汝必欲爲之。其中吉凶參半。究不能適合於爾之分際。以余相汝。殆爲中材。胡不據中以圖存。旣不攀高。亦不猥賤。足以全汝矣。且吾老而更事。凡能爲中人者。必安逸而無禍。而尤於人中得和平之樂。

與悲慘之事相距尤遠。而艱鉅旣莫之任。髮膚亦可全歸。不驕不狂。於世無忤。一切貪嗔伎克之事。若上流社會之陋習。均不足擾吾天君。汝宜自加審量。趣味可以自得。然尙有要訣焉。凡此種人舉動。名曰中庸。俗人咸莫審其奧妙。或入之而不能居之而不能久。良足慨歎。余嘗聞古昔之君。有自恨胡以生身帝王之家。膺此艱難之局。恆思降格處於中人。不被奇福。亦不罹巨禍。是言一出。而智慧之士。恆奉爲明哲保身之標的。默謝上帝。處彼以不貧不富之間。爲趣至永。今汝試尋繹吾言。後必能知其況味。凡人命中乖蹇之事。非高明者當之。卽下愚躬受其咎。而中人處世庸庸。恆不一罹其害。且不經無數之變態。而拂意之事。亦不常覩。身心日覺泰然。較之彼輩強自支屬。以務分外之獲。長日晏樂而豪侈。其下則終身戚戚。羹藜茹藿。凡百所需。均莫得一。因而瑣操日甚。亦其居使然耳。若中人之身。則泰然無忤。若叢百善於其躬。令之坐享極樂。但觀女奴處中人家。寵辱無驚。受福亦夥。蓋中人家。勢必節用而省事。事乃不擾。亦無疾癘之虞。矧矯抗之氣旣除。於合羣之道尤當。凡百

適宜。人人應享之樂。彼皆享之。天心若聚此奇福。以待中人。中人所履之路。坦坦蕩蕩。至於沒世。初不自覺。手足頭背。既無提挈負戴之勞。去奴隸之途亦遠。卽有煩擾之事。亦斷不至攪其靈魂。令彼無復安帖。蓋中庸之道。七情都不能亂。亦無殺機慾焰。攻熾其中。終日雍容。如以冰牀泛於堅冰之上。五官所觸。皆極甘肅。無復辛酸。況味。拊心正復可樂。且靜中閱世。逐日增長其學問。天下學問。詎有過於此哉。父言後。遂以訓辭逼我。且動我以戀愛之情。詔余不當以性命嘗試艱險。墜入悲慘之中。使天賦之性命。及其安逸之境地。淪入風濤。此時吾父之意。知余心所屬者。適與相反。故絮絮語不已。且詔余曰。汝生時已足衣食。無待以力求食。吾已儲積無限之產。引汝入於安樂之鄉。如以上所言。設汝此後在世。非自處於安樂。則亦汝之自取。於命亦斷無涉。余亦無如汝何。蓋余行年至是。在家庭之責已盡。汝猶弗悛者。則吾眼光所及。知汝前途必無善狀。綜而言之。能如吾父所言。安居弗出者。則後此當無悲哀之事。以貽先靈之憂。並毋須臨命憂惶。作爾許訓誨也。已而吾父又言。吾老矣。長兄

戰死沙場。正由不知安分之故。老人曾涕泣慰留。終莫挽其長征之氣概。蓋彼少年氣勝。非強死不休。今憂患之心未已。復移而盼爾。爾能不憐我作惶怖狀耶。且而必欲如是。亦將踵爾兄之覆轍。設天心不錫爾福。迨爾臨難之日。拯汝將無人矣。余聞父命。最後思之。若有豫兆然者。乃服吾父之先見。卽吾私自求索。良不知吾父何以洞見未來若此。余觀吾父言時。淚如屬絲。續續不已。至於吾兄陣殞事。淚乃泉湧。悲不自勝。父復詔余曰。汝當於靜中思之。始知己失。設仍弗改。則更無規汝之人。深哀極慟。余初不審父言之悲也。語至此少止。復言曰。中心阨塞。不能更言矣。余此時亦微感父言。自咎所計之左。亦思遵率父命。以終其身。將力遏其壯遊之念。弗起。屏居爲平民。以守遺訓。然而數日以後。訓辭漸忘。壯心復熾。逾數禮拜後。乃決計告行。第尙復戀戀。未敢愬然。遂私白吾母。述所懷。時吾母燕居頗適。余乃進言。欲周覽世界。不能鬱鬱居此。必欲竟兒所志。至欲老父見允。勿遏抑吾志。使不得伸。蓋兒年已十八矣。圖學貿遷。爲時亦晚。卽去而爲吏。吏將弗成。行且安適。縱逼兒爲之。而野性難

馴。亦將穿雲渡海而去。設吾母能向老父關說。縱兒爲第一次之行。餘不復冀。果過返者。則永永不以跋涉自累。曠就父母。終我天年。且誓言歸後。黽勉勤事。以恢復已失之年光。此語甫入。吾母乃大慟。語余曰。吾安能以汝言告若父。卽言亦且弗諾。徒重若父之疾。何益也。若父閱歷深沈。苟一許汝。卽所以禍汝。汝當知之。且汝經若父開陳利害。宜自媿悔。何爲尙有此志。爾獨不思罹禍時無人助汝耶。余私念父母戀我。必欲得二老之署諾。永無其事。而吾母之戀我尤摯。又安得吾父之諾。顧吾母縱不見許。然後此頗聞已述予言告之老父矣。父聞言。狀至志。太息語母曰。是兒苟戀家者。衣食當不愁。今必欲遠涉。則罹禍將不可言。試想吾愛子之心。何能聽彼極遊。增我淒戀。於是且終年。父母之備稍馳。卽有訓迪。予皆故爲聾聵。且以壯遊之樂。告我父母。謂人世百藝。悉不能渝我探險之樂。一日余遊赫爾。其地蓋偶至之。非夙計爲逃奔也。然不期已至。道遇一故人。方謀遵海道至倫敦。拊其父舟而行。以言詰余同行。如舟人之以海事餌人者。謂毋須川資也。余此時並不商之父母。想行後

二老當能聞之。倥偬之間。並未祈禱上帝賜福。及我父母。且不虞意外之變。浩然遂行。以後此之局。均聽之主宰也。余行時。在一千六百五十一年九月一號。登舟赴倫敦。天下少年冒險者。實無如我之孟浪。且爲期亦不如我之久。大飈逾時已離韓相之口。風乃大盛。浪高於屋。余不習海事。眩暈至不可狀。肺葉大震。晷刻之間。步步恐死。深悔所行之妄。迴念天心至公。握此羶惡之權。殄我叛父之子。爲罰至當。且吾二親善言酸淚。哀摯之詞。均置弗問。負慝之至。擢髮莫數。此時奔湊余腦。狀至杌隉。然苦趣尙未臻於極度。而已自責不休。而風颶亦遄增其勢。海波益恣。實爲余放舟時所不經見者。余暈益不能支。余初意但一觀巨浸。不料艱險一至於此。但虞巨浪更來者。舟且立覆。沈歿浪紋之內。更無履岸之時。方余悲戚時。深自怨艾。咎懟謂上帝赦余。得免於死。重踐乾土者。則願趨庭長侍老親。不更爲探險之事。毋論年命何若。誓不更觀風帆。長作守成之子。安有自尋災害。擲此身於海若。眩暈中。乃益信中庸之言。爲計至得。爲生亦易。安有以七尺之軀。隨颶母而旋轉。嗟夫浪子。今日迴頭矣。

此種知識。及悔過之深衷。不期乃逐風颶。與相上下。颶盛而余思亦弗弱。至於明日。風乃小止。水波略平。余於顛簸中。亦稍習。惟長日弗適。以餘眩尙在也。是晚天朗氣清。颶力全息。暮景澄然。斜日紅如火。齊落於海波盡處。明日天氣仍佳。微颶不動。日光四射。一色純綠。海中眼界。爲余生平第一次窺涉者。是夜睡極酣。亦無眩暈之病。舉體舒泰。較之風颶生時。苦樂迥若天壤。昨陰今豁。正復出人意表。余壯志因之復熾。余友此時入艙視余。以手拊余背曰。童子適乎。汝經此巨浪。爲狀如何。吾料爾心畏懾不可止。然此風之來。適能吹帽而已。又安足畏。余曰。如是大颶。乃謂爲吹帽風耶。以吾度之。爲絕巨之大颶。友曰。愚哉。指微颶爲颶。不意爾之識見。乃孤陋如此。此何如風。適足振我海程。且吹人不寒。又何言颶。雖然。吾不復責汝。汝爲小河舵工。安能與之言海。今試來嘗佳釀。飲後胸次尤當廓然。汝獨不觀天色明淨。無纖塵耶。余此時隨余友行。以酒入漿飲。如老舵工焉。是夜浪遊之念。復大動。盡舉颶中悔過之心。擲之海中。依然行我素志。仍立志遠行。勢不返顧。綜言曰。此海鏡平。殊可愛玩。矧

在大風以後。海行尤無恙。此時恐懼之心盡熄。若爲大海吞蝕都盡。闖然跳出愁城。精神竟與舵工合併。移時卽相水乳。凡五六日間。余盡泯其思家之心。純爲蕩子行徑。百事都不挂念矣。自謂事當嘗試。必欲竟其所往。孰知上帝不憐。果聽余自投於患難。設天心向我者。則余何至冒百險而不省耶。至第六日。舟抵耶茅河口。風迎面起。然天色尙清皎。以大舟犯颶後。乃徐進至此。遂拋錨不進。而西南風乃大作。如是約七八日。賈舶無數。自紐卡斯來。亦出此道。以耶茅河爲公港。衆舟之所必出。遇風弗善。恆泊於是。以待風靜趁潮。雖潮亦屢生。顧風逆不卽入。在四五日中。風益迅暴。河港固佳。余舟停處亦不惡。鐵錨着沙緊。舟牢弗動。舟人頗不着意。均無虞心。爭偃息談飲爲樂。此舟子恆狀也。至第八日清曉。大風動天而起。余舟舵工卸其第一層桅。桅下理繩縛船中諸物。亦至堅實。聽船隨風而動。午後忽高浪如山。余船層爲巨波所激。船人念鐵錨必爲浪拔。船主發令下第二錨。於是船頭凡二錨。錨鍊極長。然大颶異常而至。老舵工色立變。船主固小心。能支巨變。然徒往來間行不已。意亦蒼